



極簡的奢華

西貝

——題記：今天是世界詩歌日。詩歌，以最少的語言，抵達人心的最深處。在一個被撕裂的世界裡，它或許無法終止衝突，卻能令我們彼此傾聽。願世界詩歌日讓人類彼此靠近，讓利益的喧囂退去，讓世界走向久違的美好與和平！

我曾經在一首詩中寫道：
瓶裡，一枝靜謐的花，
讓孤獨成為極簡的奢華。
一枝花，替世界安靜。那是一種被提純的存在，它替世界收攏聲音，讓萬物退到遠處。極簡，並非匱乏，而是一種向內收束的豐盈。寫那首詩時，因我是數學系畢業的，我忽然想到，詩歌與數學，兩者看似相距遙遠，卻同樣擁有一種“極簡的奢華”。詩人用詞語構建心靈的宇宙，數學家用符號表達萬物的秩序——它們都試圖在極度的簡潔中追求極致的完美。

在數學中，一條優雅的定理往往簡短到只需幾行，卻能揭示宇宙深處的對稱與秩序；在詩歌中，一首七律、一首五絕，或一行俳句，寥寥數語，卻能震盪人心，照見存在的本質。這種“極簡”，並非缺失，而是沉澱之後的豐盛；這種“奢華”，不是繁複的絢麗鋪陳，而是思想與情感被高度壓縮後，讓人感到一種無言的圓滿。

數學的美，在於邏輯的精確與形式的和諧；詩的美，在於語言的節奏與意象的空靈。它們都指向一種極致的清澈——即，複雜世界的背後，必有某種極簡的秩序，如同一道完美的解。因此，詩人與數學家在某種意義上是同行者。他們都在用“最少”去觸及“最多”，都在尋求一種語言的純粹、思想的極限、心靈的秩序，這正是“極簡的奢華”：一種不喧嘩的深邃，一種在沉默中抵達永恆的美。

在高速運行的現代生活中，每個人都匆忙地生活在自己的困境裡，或許人們拿到一首詩，就像清貧的人拿到一件禮物，期待它能給饑渴疲憊的心帶來一份欣慰。辭藻，往往就像禮品盒包裹的華麗彩紙，但不管彩紙有多麼精美奇妙，總要被撕開；顯然，外華中空、冗長乏味的詩，就會令人失望。只有那些凝練、清晰、意象通透、內涵深邃的詩，才能像清澈的甘泉，滋潤人們乾涸、洞深的心底。

正如數學，追求極致的簡約與確定，用冷靜的推演揭示宇宙的本質，詩人在紛繁的現實中捕

捉最典型的情感瞬間，並用最凝練、最有穿透力的詩歌意象將其呈現。這種將複雜化為簡約、將感性提煉為本質的特性，正是數學在精神維度帶給詩歌意象構造的啟示。

關於詩歌與數學的關係，澳洲華裔文學家、詩人、評論家張勁帆先生在他所寫的書評《品讀西貝詩集〈靜守百年〉》中說到：“西貝是學數學出身的，數學是高度抽象的學問，拋開了所有具象，只抽出數字；詩歌雖然必須採用形象思維，但是它又必須用高度凝練的語言去表現高度典型的情感和思想，需要詩人具備抽象的能力，在這一點上，兩者又有相通之處。”張勁帆先生的論述，極為簡明扼要地概括了數學與詩歌之間看似迥異卻實則在思維的深層，有著微妙共通之處——都要求創作者穿越表象，直抵本質。

數學除了研究數量關係，也是研究模式的科學，對於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間的關係，是最強有力的工具。比如拓撲學，講的是關係的連續性，在形狀可以變動的情況下，保持結構不變的本質，意象亦然，拓撲學的理論對於詩歌意象的構造頗具啟發性。

拓撲空間其實也很直觀，比如拓撲學中的莫比烏斯帶，可用一個紙帶旋轉半圈再把兩端粘上輕而易舉地製作出來。它的特點就是正面和反面是相接的。

拓撲的這些性質恰好也概括了現代詩歌意象某些縱深走向的屬性。從表面的物象描述，到達隱在背後的超驗的感悟，再回歸到意象的本源及至更深一層的現實，循環往復間就彷彿是在一條莫比烏斯帶上，展示出富於意象的優秀詩歌能將現實的物象空間和寓意的超驗感悟空間奇妙地連接在一處。還有人把莫比烏斯帶與數學無窮大的符號“∞”相聯繫，因為如果一個人站在一個巨大莫比烏斯帶的表面，沿著腳下的路一直行走，他可以無限地從正面走向反面，從反面走向正面。

我曾經寫過一首詩，題目就叫《詩的莫比烏斯帶》（原載《星星》詩刊2017.11）：

物象寫在紙的表面
難言的真相隱在背面
兩者截然相隔
有人戳破了紙
只窺視到一些碎片
但有一條詩的
莫比烏斯帶
讓兩者在不經意間相遇
那裡沒有分隔的邊界

只要徑直走下去
你便能趨近真相或真理

在這個動盪的年代，世界彷彿被撕裂為彼此對立的兩面——利益與信念，疆界與立場，我們在分歧中越走越遠。而詩歌，像一條莫比烏斯帶，讓我們看見這條隱秘的回路，沿著它，從對立的一端走向另一端，終於發現——所有路徑都回到同一條線上、同一個出發點，你所堅持的邊界，在另一面悄然消失。

榮獲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詩人湯瑪斯·特朗斯特羅姆，他的一首小詩《雪飄落》（李笠譯），亦頗具詩歌意象的縱深走向：

葬禮更密集地到來
像接近城市時的路標。
千萬人的目光
在細長影子的世界裡飄移。
橋把自己
慢慢築入天空。

這首極簡的詩，有著多維的意象：雪、葬禮、城市、路標、影子、橋，看似各不相關，甚至有人說特朗斯特羅姆的詩跳躍太大，費解。而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在翻譯特朗斯特羅姆《半完成的天國》序言裡說得好：“我們之所以感觸到他詩歌裡闊大的空間，也許因為他每一首詩裡的四、五個意象，都來自靈魂深處那些隔得遠遠的源頭”。

我覺得正是這些多維的意象神秘地喚起我們有時是不自知的某種深處的感覺，精緻的關聯帶來心靈隱秘知音的感動。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的瑞典學院表示：“因為透過他那簡練、透通的意象，我們以嶄新的方式體驗現實”。

我最為欣賞特朗斯特羅姆的簡約、平靜和客觀，那種不帶評判的凝視其實是人類智力的一種極高的表現形式。他的這首詩沒有閃光的詞句，就像題目《雪飄落》一樣，只有靜和冷。對接踵而來的葬禮沒有悲傷，也不帶任何情感色彩。意象的流動或跳躍，蘊含內在的知性，詩人以純粹個人的細微體驗映射出人類對死亡的永恆疑問，能讓讀者的聯想向深處延伸。

不同的人，可能會在不同的層面上喚起不同的感懷或共鳴。跟隨詩中一連串的意象，以及平實文字下流動的幽深感，仿佛被詩人引領著走在一條生死迴旋之路，極像是走在莫比烏斯帶上，從生的層面到死的層面，再到生死合一的層面，直覺和理性在這裡不期而遇並得到完美的統一。（未完）

書緣和序言

（接上期）趙勇說，初讀此書，並非出於學術興趣，也談不上文學研究，只是一個普通讀者，在書海中，被它厚重的體量與沉靜的氣質所吸引。一經翻開，難以釋卷。克里斯朵夫的一生，充滿掙扎與抗爭：貧困、孤獨、誤解、失敗，如影隨形；而支撐其不斷前行的，並非外在的成功，而是內心深處那股不允許熄滅的精神之火。

這本書帶給趙勇的，並不是現成的人生答案，而是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

趙勇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識到：人生可以曲折，命運可以不公，但“我命我做主”，在苦難中堅持自我、在混沌中守護理想。

羅曼·羅蘭，“歐洲的良知”。

他未直接勸慰趙勇，未替趙勇做出任何選擇，但塑造了趙勇對人生、對事業、對寫作的基本立場。

此後數十年間，趙勇買了更多的書，閱讀了更多的經典。

買書、讀書、藏書、寫書，成為一條黃金鏈，一種生活方式。

幾度搬家，最無法捨棄的，便是書架上的書。

一如胡適，紐約搬家，連廁所角落的書亦念念不忘。

移居悉尼之際，趙勇忽生一念，何不仿製金庸老先生，建一座書樓，開放予公眾。

在各方讀書人的運作下，“萬竹園書屋”落地。

我訪書屋那日，正值梅子雨時節。

江南煙雨中，那一領書屋，如一朵睡蓮，楚楚動人。

圓滿，書緣最圓滿的形態。

3

“淳子老師，序言的事還請您多費心。”趙勇的微信又跳出來，配著笑臉。

這是他本月第三次的催促。

序言頁始終停留在未完成狀態，等著填上漂亮的場面話。

食指懸在滑鼠上，一個直角的問號。

這些年我寫過太多序，每次都寫出點價

值——精緻的客套隨處可見。

我再次翻閱趙勇的《書緣》。

我對《書緣》內容是熟悉的。

趙勇的操作是，寫一篇，發一篇，並且謙恭地討要指點——敬畏文字。

他寫作沒有特別的癖好，隨時可寫，隨處可寫，不需要等待所謂的靈感，坐在電腦前，第一句話帶出下一句話，流水一般流暢，似乎天生具有講故事的能力。一件事，一個人，按照時間順序，結構如田字格，一筆一劃，不花哨，不做作；一些細節，在別人是囉嗦，在他，卻成了魔鬼的針線，因為言之有物。

譬如，2025年秋天，悉尼著名藝術家任建國於上海舉辦《再尋桃花源》大型畫展，邀請作曲家陳鋼先生做與談嘉賓。陳鋼先生已然屬於國寶，護送其至拍攝現場的任務幾經掂量，最後鎖定了趙勇。唯其趙勇，才是匹配的人選。

全程圓滿，趙勇贏得了陳鋼及夫人的器重。一介書生的趙勇亦與橫杠“九零後”陳鋼先生結為書友，互贈書籍。

不幾日，一篇《我和音樂大師陳鋼的故事》便發表了。

總之，他熱愛羅曼·羅蘭，但文風與羅曼·羅蘭一些的不相干。

他的文字與他的為人匹配：誠實，誠懇。

島上居然下雨了。

一隻美麗的蜘蛛掛在廊下，印度素馨落了一地。

我回到考琳·麥卡洛的瑪瑙桌前，另起一行，開始搜索主流媒體訪問考琳·麥卡洛的片段。她經常一襲英國碎花裙，十九世紀的樣式，神態鬆弛，霸氣，毒舌。所謂毒舌，就是不加掩飾，直抒胸臆。

她說，我不會去寫《荊棘鳥》續集，絕不！荊棘鳥一生只歌唱一次！

她點燃一支煙，扭頭對我道：“親愛的，凡是過去，皆為序章；為別人寫的序，應該是一篇讀後感。”

風氣漫進書房。

麥考林把煙灰彈在《苦樂參半》的勒口上（

《bittersweet》，麥考林生前最後出版的小說）

“男人總愛炫耀藏書量，就像炫耀睡過的女人。我只炫耀我寫了多少本書。”

果然毒舌，但帶著檸檬仙氣。

雨聲漸密，椰樹的影子在稿紙上爬行。

“Out Yenna”，這座為喻為“在遠處”的莊園，因為文學，成為神殿。

我不再執念序言。不再“不擇手段”的書寫。

摩卡咖啡，帶著濃重的晨霧飄入，廚房裡傳來銀勺、杯具的竊竊私語，管家開始在電爐上烤麵包片，然後，抹上一層厚厚的本地牛油。驕傲的公雞出巢打鳴。

我摩挲著《書緣》的樣稿。

“書緣”二字，厚重的篆體，出自名家筆墨。

一頁沾染了橄欖油的列印稿被放在了襯藍底下——是海蓮·漢芙寄往倫敦的舊信：“隨信附上絲襪兩雙，換你們地下室那本濟慈”（美國作家Helene Hanff《查令十字街84號》84，Charing Cross，記錄了書店經理與作家之間長達20年的跨洋書信往來，被譽為“愛書人的聖殿”）。

我忽然了然。

我雖不曾完成一份中規中矩的序言，但我閱讀了趙勇的《書緣》，做了讀書筆記，完全實現了序言的功能。

至此，我不再焦慮，我存檔，轉發，然後關機。

也許，我可以模仿海蓮·漢芙的句式，再加一句：

“親愛的趙勇先生，請留一本簽名版《書緣》，等我帶著紅酒和大吉嶺茶來贖……”

淳子



趙勇《書緣》封面

採桑子

馮惠嫻

中秋桑椹熟，累累壓枝頭。美食應分享，佳節饋親友。一樹紅黑紫，綠葉肥又厚。華人信食療，病弱常戒口。碩果如榴指，顆顆泛光油。佳果當時令，入藥可熬粥：擷取且細味，香甜汁水稠！健腦兼明目，養血髮黑柔。風來簌簌響，落地無人收。防癌助免疫，解酒備應酬。密蟻享盛宴，雀鳥咽滿喉。幹鮮兩相宜，家居作防守。快意採採摘，須臾裝滿兜。鄉鎮重桑桑，嫩葉納竹簍……衣鞋變顏色，紫紫染粗手！猶記孩提事，攀枝似靈猴。留連觀樹頂，私心恐遺漏：還須有明月，對月共籌謀。

平行世界

郭生祥

★
孔乙己一覺醒來已是21世紀
他突然離經叛道地喃喃自語
要是娶了小尼姑
小尼姑豈不就是我一個人的
身邊小鬼哈哈地笑
閻王打死不聽他話的鬼
這陰間就全是他的
魯迅先生也笑
帝王打死離經叛道的人

人間就全是皇天后土

★★★

我既不是閻王也不是帝王
也不完全是孔乙己
至少不完全是紹興的孔乙己
魯迅先生不擁有我半分產權
我還沒波函數塌陷
因為陰陽還沒有互聯互通相互觀察
不過陽間我連孔乙己都不如
我甚至沒錢買半包茴香豆
可我敢向晚霞餘暉餘生
而且不醉不休
不用長衫典押

就用酒後吐真言來典當

★★★★

閻王日記帳
陰陽及著記
在這個世界我是窮光蛋
在另外一個平行世界
我是大財主
陽間除陰除間進賬
有些漏網之魚正好陰陽通滅
這才有世上一點真空地帶
要不都是人間鬼
或都是天上神

其實他們絕對值完全相等

★★★★★

我在另外一個世界信譽滿滿
正好就在個世界負債累累
這麼好的字稱不守恒
豈能不借貸
這無本就可向黃昏的借貸
豈不是空手套白狼
焉能不最後瘋狂
要是把世界銀行都借垮
到另外一個世界
打個飽嗝就是一座金山銀山